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八二一次會議

第十三年

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821)	I
通過議程	I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突尼西亞代表爲“突尼西亞對駐在其國境及阿爾及利亞之法蘭西軍事部隊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起對突尼西亞作武裝侵略行爲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013)	I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法蘭西代表爲下開二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a) “法蘭西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對突尼西亞之控訴(S/3954)”(S/4015)；	
(b) “突尼西亞破壞一九五八年二月以來爲法國部隊駐屯突尼西亞境內若干地點事而成立之臨時協定所造成之情勢”(S/4015)	
主席的聲明	6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 八 百 二 十 一 次 會 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伊拉克、日本、巴拿馬、瑞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21)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突尼西亞代表爲“突尼西亞對駐在其國境及阿爾及利亞之法蘭西軍事部隊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起對突尼西亞作武裝侵略行爲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013)。

三.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法蘭西代表爲下開二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a) “法蘭西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對突尼西亞之控訴(S/3954)” (S/4015)；

(b) “突尼西亞破壞一九五八年二月以來爲法國部隊駐屯突尼西亞境內若干地點事而成立之臨時協定所造成之情勢”(S/4015)。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突尼西亞代表爲“突尼西亞對駐在其國境及阿爾及利亞之法蘭西軍事部隊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起對突尼西亞作武裝侵略行爲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013)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法蘭西代表爲下開二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a) “法蘭西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對突尼西亞之控訴(S/3954)” (S/4015)；

(b) “突尼西亞破壞一九五八年二月以來爲法國部隊駐屯突尼西亞境內若干地點事而成立之臨時協定所造成之情勢”(S/4015)

應主席邀請，突尼西亞代表 *Mr. Ahmed Mestiri*，就理事會議席。

一. *Mr. MESTIRI* (突尼西亞)：我們已極注意地聽了法蘭西代表的演說[第八一九次及第八二〇次會議]。基本上，這篇演說祇想證明是突尼西亞犯了侵略法蘭西領土及法蘭西軍隊之罪，尤其想證明五月最後兩星期裏發生的事件是突尼西亞當局所故意挑起的，謂該當局曾採用存心不良的措施，以期創造足以造成這種事件的環境。還有一層，這法蘭西論旨尤想證明突尼西亞不贊成對基本問題謀致解決，而另一方面，法蘭西則是熱誠希望着這種解決的。

二. 但這論旨是不正確的。我不擬重述過去數星期的演變，這些演變，我的同僚 *Mr. Mongi Slim* 已詳細敘述過了。如蒙各位允許，我將祇從這些演變裏指出一些事實，它們確鑿證明突尼西亞政府的誠意，及證明出敵國政府不斷注意要避免事件，萬一事件發生了，要阻止其擴大，並竭盡種種可能以防止最壞事態的發生，這就是，讓阿爾及利亞戰爭蔓延到突尼西亞來。

三. 在第八一九次會議法蘭西代表曾描繪轟炸 *Sakiet-Sidi-Youssef* 事件的情景，那番描寫，最少也是距離事實甚遠的。我不擬提出突尼西亞方面的詳細報道，那種報道已爲曾赴當地視察的駐突尼斯的外交代表、從世界各地來的新聞記者包括從法蘭西來的新聞記者及國際紅十字會官員發表的報道所證實。另一方

面，法蘭西代表所稱種種，沒有一節，從這些報告可得到佐證。但我們此刻不擬討論此點。

四。Mr. Georges-Picot 接着講到他所說的“突尼西亞干涉法蘭西內政”，他說干涉方式是對阿爾及利亞戰鬪人員給予援助，言外之意說如沒有這種干涉和援助，阿爾及利亞戰爭今天會已經結束了。姑不論他在支持這個論辯過程裏提出的法律理由對阿爾及利亞案毫不適用，很明白的，此刻延長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因素並不是突尼西亞對於在其領土內避難的阿爾及利亞人給予的庇護，也不是防衛我國邊境的四萬法國兵所不能阻止的少許武器的運入。但是不管怎樣，我不擬進一步發揮這一點，並且在辯論的現階段我不擬講到阿爾及利亞戰爭及其原因，也不擬講到那些武器的來源及其對於突尼西亞或對於國際情勢的影響。

五。為結束這一點，我將簡單地答覆一下法蘭西代表所說關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 Djebel-el-Koucha 發生的事件的話；在那次事件中，四個法國兵被阿爾及利亞軍隊俘虜。與法國方面所控相反，那次戰鬪發生在阿爾及利亞境內，法國兵是在阿爾及利亞境內被俘虜的，國際紅十字會代表 Mr. de Preux 也是在阿爾及利亞境內見到他們的。還有一點，突尼西亞曾要求公佈 Mr. de Preux 的報告書以祛除關於這點的疑竇。

六。回到突尼西亞情勢和突尼西亞政府自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在轟炸 Sakiet-Sidi-Youssef 事件以後採取的步驟上來，法蘭西代表不承認這些步驟的自衛性質並說它們是繼起事件的原因；但是這些警戒性的防衛措施是在轟炸 Sakiet-Sidi-Youssef 事件之後採取的，並因阿爾及利亞內法國軍隊之叛變而加強。這些措施曾正式通知法國當局及安全理事會。法國代表沒有理由可不承認這些措施，因為法國曾接受它們，並曾要求聯合國秘書長確保對於軍隊的糧食供應。我還要補充一點，與 Mr. Georges-Picot 所稱相反，這些措施關涉突尼西亞全部領土，包括 Remada 區域在內。

七。即使按照法國的說法，法國代表所講的臨時協定只不過就是突尼西亞政府採取的若干防衛措施另加上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與秘書長交換的備忘錄而已。這是我們的見解，我們不能了解何以法國代表最先不承認這臨時協定，說它是造成事件的原因，後來又援引它為自己辯護，並控突尼西亞破壞它，說它是造成最近 Remada 事件的原因；我得承認從任何邏

輯來講我都難以了解這個道理。不論怎樣法國代表總得承認像 Sakiet 及五月十三日阿爾及利亞內之叛變這等嚴重的事件，令人極為不安，充分證明突尼西亞有採取這種初步性的防衛措施的理由。

八。我們現在講到最近發生在突尼西亞南部的 Remada 事件，這事件使突尼西亞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緊急呼籲。我不擬重述事件的經過，因詳細情形已由敵國代表團在第八一九次會議內提出，並載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文件S/4019及S/4020內。

九。我祇欲向理事會指明，Remada 法國駐軍司令官 Colonel Mollot 的行動乃是這些事件的最初肇因。請注意這位前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曾是新聞人物的 Colonel Mollot 曾毫無分寸地對着一些聽到副總督被擒趕往突尼斯的外國新聞記者，認真地宣稱，他毫不知道有突尼西亞獨立的一回事，並稱，他負着維持四個行政區治安的責任。那些新聞記者聽到這話為驚奇，沒有想道這位 Colonel Mollot 曾在此區內二十年之久，一直到獨立前夕擔任着土著事務官的行政責任，實際上等於是總督。

一〇。我們驚異地聽到法國代表對於所謂撒哈拉 (Sahara) 部隊在 Remada 有任意移動權一點，竟表示像 Colonel Mollot 所表示的意見；這不啻是說在一個相等突尼西亞領土三分之一的地區內，突尼西亞軍隊、警察及民政要受 Colonel Mollot 的指揮。這真不能認真相信。

一一。從所有這些可以明白，法蘭西軍事當局的行動是事件的直接近因。更重要的，可以明白看出自今年二月以來突尼西亞政府一直在力求維持現狀，或者諸位如喜歡這樣說，維持臨時協定，不顧突尼西亞利益、人民、行政生活及經濟活動所遭受的種種不便，為的祇是欲避免妨礙斡旋團的工作，因為斡旋團是突尼西亞政府所最關注的。

一二。突尼西亞政府非但不欲創造事件使斡旋團的工作趨於複雜，而且已盡一切努力以確保其成功。最主要的事情，畢竟不祇是調查這事件的直接近因，而是要查出法突關係陷於危機的基本原因。姑不論大家對於法國方面和突尼西亞方面關於事實的報道持什麼意見，亦不論對於欲謀確定誰應負責某某事件和誰挑起某某事件的努力持何看法，大家不得不承認法國軍隊違背我們的意志，駐在我們領土內，是繼續不斷引起我政府和人民不滿的根源。道義上我們有理由可以

任何方式從事抵抗，必要的話，可用武力來保衛我們的主權和維持我們的尊嚴。法律上這是一最好的自衛的例子。

一三．當我講到法國軍隊之駐在時，諸位能不能明白這對於突尼西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的意義是什麼？我很想在一張地圖上向各位指出，突尼西亞全境自北至南由東至西，到處遍佈着駐軍、營房及崗位；假如我只舉出 Gafsa, Gabès, Bizerta, Sfax, Kélibia 等等名字，那不會給諸位什麼感覺。法國兵現仍佔着一個距離突尼西亞共和國總統寓所才二十公尺的別墅，至今拒絕撤出，連作為對於一個友邦元首的一項禮貌表示都不肯。

一四．誠然，有人曾告訴諸位自一九五七年十月以來法國軍隊實力減少的情形，以及一個重新編隊的計劃等等。但最使我們關切的是這些軍隊之駐在突尼西亞領土內。我們所要求的不是重新編隊，而是直捷了當的撤退，作為我們獲得獨立後一個符合邏輯和不可避免的步驟。因為削減軍力和重新編隊都沒有心理或戰略意義。就心理部份來說，我們將仍看見法國軍服，並且因為法國軍隊正在要求有移動自由的緣故，將見得更頻繁；講到戰略部分，因當前的情勢，駐突尼西亞內的法國軍隊，可增援其所佔我們境內的任何一點，並且有採取其所欲採取的任何行動的力量。突尼西亞軍隊的力量小得不能對比。理事會諸位理事當可明白這問題對我們生死攸關，實是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

一五．第一個問題是：一支外國軍隊駐在我們土地上。它的合法地位是什麼？據法國政府稱，這地位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法蘭西和突尼西亞簽訂的關於內部自治的總公約及其議定書中已經決定下來了，雖然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的議定書條款明白確認突尼西亞的獨立。如果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的協定全部實施，突尼西亞將再隔二十年還不會有警察，再隔長時期還不會有軍隊和外交機構，它將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和聯合國會員國。這不是我們聽到有人提出這個說法的第一次。法國國會內某些右翼極端份子，一直持着這同一觀點，他們聲稱一八八一年的巴爾杜(Bardo)條約現在仍舊有效，因為它從未被正式廢止。幸虧當時的總理 Mr. Guy Mollet 曾以適當的話答覆這個主張，並提出有關的政治和法律理由證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法蘭西和突尼西亞簽訂的議定書規定“由突

尼西亞行使其在外交、治安及國防上之責任。”由是才使法蘭西成為第一個和我們交換大使的國家，此外它還幫助我們創立軍隊並替我們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書。我們毫不猶豫地承認此點。

一六．由此可見突尼西亞境內的法國軍隊是沒有法律地位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法國政府那末堅持要趁法國軍隊駐在我們領土內的時候壓迫突尼西亞和它商訂一個防守協定，予法國軍隊以合法地位。

一七．第二點發生了。這軍隊之駐在，除了侵害我們的主權外，對於突尼西亞的安全是一項永久性的威脅。這裏我也不預備詳細論述法國代表的論點，那就是一個在佔領之下的、沒有武裝也沒有飛機的突尼西亞犯了侵略其境內佔領軍之罪，和犯了在阿爾及利亞內對五十萬法國軍隊作戰之罪。下一步將會有人告訴我們說，一切災禍都是由於突尼西亞自己不好，它應擔負轟炸 Sakiet-Sidi-Youssef 事件的責任。我祇這樣說：法國軍隊之駐在，是影響我國安全的許多嚴重和危險事件的永久性原因，由於此，我們才向安全理事會呼籲。

一八．還有第三個問題。法蘭西軍隊駐在突尼西亞內，對於世界這個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是一項威脅。很明白的，在阿爾及利亞及在我們邊境上進行已達四年的戰爭，及突尼西亞內、阿爾及利亞內法國軍隊係受同一司令指揮並密切合作的事實(轟炸 Remada 的飛機係從阿爾及利亞 Tébessa 起飛的)，使得這衝突確有蔓延到整個北非的危險，因而更需要安全理事會作及時和有效的干涉。我可以對這個問題說更多的話，但我不願冒被法國代表打斷發言的危險，更不欲過份消耗您主席先生的忍耐，不過，正如您可看見的，我的發言並沒有離開過本題。

一九．我第一證明了法國軍隊在突尼西亞內沒有合法地位，第二證明了這軍隊之駐在對突尼西亞的安全是一項威脅，第三證明了它對此區內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也是一項威脅。

二〇．回到斡旋團上去，斡旋團是我們今年二月向理事會提出此事後組織的，事實上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因法國軍隊駐在突尼西亞而引起的問題。

二一．誰都不會否認法突爭執的中心問題在本質上是一政治問題。關於這一層曾有人在理事會聲稱突尼西亞在危機期間始終不肯接受一項政治解決，而據這批人說，法蘭西方面則希望作這種政治解決。我現

要向諸位證明，突尼西亞在謀求與法蘭西獲致一項友好解決期間，曾表現很大的忍耐和很大的妥協精神。

二二．用不到我提醒諸位，突尼西亞第一個接受了美利堅合衆國和聯合王國的斡旋表示，而當時它提起的案件正要在理事會裏受辯論，成功希望極大，並且當時，世界輿論一致支持突尼西亞，譴責那次發生在Sakiet-Sidi-Youssef的明顯侵略。另外，還用得我指出嗎？突尼西亞不會在斡旋團的範圍和宗旨上從事詭辯，亦未企圖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關於斡旋、調停和公斷幾個名詞的意義的純理論問題上？

二三．突尼西亞政府曾不遺餘力地便利美英兩國政府委派來調停突尼西亞和法蘭西爭執的幾位著名人士的工作，並避免再將此一爭端提出安全理事會。突尼西亞第一個接受了斡旋團所提妥協辦法內的提議，它聽到 Mr. Gaillard 主持下的法國政府亦願意接受那些提議，覺得高興。

二四．使突尼西亞政府感覺惋惜的是 Mr. Gaillard 的內閣在這個斡旋問題上倒閉。它的第一個而且自然的反應是立刻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但它沒有這樣做。相反的，它耐心地等待法國內閣危機的結束，並不顧一切，繼續希望下屆政府會接受斡旋團的結論。

二五．鮑格巴總統在四月二十四日致突尼西亞的文告內表示，就 Mr. Pflimlin 而論，根據他在一張法國報紙 *Les Nouvelles d'Alsace* 上寫的一篇文章，他預備對他抱最樂觀的態度。當 Mr. Pflimlin 被請組織政府時，我們與法蘭西獲致解決的希望，高起來了。不幸，這希望又成了泡影。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當 Mr. Pflimlin 在我們大家熟知的情形下就職時，他的講話裏關於突尼西亞的部份，只是法國代表後來轉達我們的那些模糊的建議而已，他沒有提到主要的斡旋團問題。

二六．隨着，兩個重大事件更尖銳地加深了緊張局勢：一是駐在突尼西亞內的法蘭西軍隊所挑起的事件，一是阿爾及利亞內法蘭西軍隊的叛變。這兩個新因素，突尼西亞政府不能不顧，因為它們影響到突尼西亞的福利和它能否繼續做一個獨立的主權國。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

二七．五月十四日，國務卿兼國防部長 Mr. Ladgham 和外交部長 Mr. Mokkadem 請法國代辦 Mr. Bénard 注意因阿爾及利亞內法國軍隊背叛巴黎政府而

引起的新形勢，及突尼西亞政府對於這個轉變的關切，因為它深恐阿爾及利亞內法國軍隊和突尼西亞內法國軍隊會採取聯合行動；他們並敦促法國代辦轉請法國政府表明對於撤退軍隊和斡旋團所得結果的態度。五月二十日，又向 Mr. Bénard 指出了同樣的緊急陳述。

二八．五月二十一日，鮑格巴總統親自接見法國代辦，要他轉請法國新政府表明對於三月十五日關於斡旋團的備忘錄的意見。此期間情勢逐漸惡化，大有一觸即發之勢。Mr. Bénard 回法國去，於諮商法國政府後於五月二十五日歸來。同日，他獲得鮑格巴總統的接見，告訴總統法國的提案。可是這些提案含糊不明，互相矛盾，而且 Bénard 也不能提供詳細的情報，尤其是不能提出法國軍隊撤退的時期表。突尼西亞政府請求供給詳情一舉不該被當作一個對案，而法國的說明節略[S/4015]卻作這種說法。

二九．次日即五月二十六日 Mr. Bénard 會晤突尼西亞國務卿兼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告訴他們法國提案的詳情。這詳情暴露出那些提案的矛盾。它祇是一個新編隊的問題——是重新編隊而不是撤退——即將總數二二,〇〇〇人的軍隊削減二,〇〇〇人整，而作為交換條件，倒要突尼西亞政府擔允討論 Bizerta 基地的地位及撤銷突尼西亞政府在轟炸 Sakiet 事件發生後採取的各種警戒、安全措施。突尼西亞政府對於這種荒謬提議祇有拒絕一途，它同時指出凡提案不最低限度包括三月十五日斡旋團備忘錄內提出的全部辦法者，都是不能接受的。

三〇．至此，也祇是到了這時候，突尼西亞政府才決定再向安全理事會呼籲。鮑格巴總統在宣佈這個最後決定時，先簡述了二月八日以來軍事和外交演變的經過，然後說明突尼西亞因鑒於情勢的突然惡化，已用盡了外交階層上一切可以採取的行動，並曾通過秘書長作了各種接觸和向友好政府提出了緊急呼籲，現已面臨絕境，不得已回到安全理事會去。換言之，在回到安全理事會之前，我們已在和解方面盡了一切可盡的努力，滿希望我們的立場第一受法國的注意，其次受我們的共同朋友，曾好意向我們提議斡旋的美利堅合衆國和聯合王國政府的注意。很明白的，所謂突尼西亞政府抱形式主義和法律主義態度一說法是不確的。

三一．有人講到過最近的一項新發展，即法國新政府元首戴高樂將軍致鮑格巴總統的信。我極其尊重法國政府元首，但我不得已這樣說，這信內沒有新的

積極性因素。突尼西亞元首以禮貌的措詞回答這信，並說：“我們雙方面的意向務須明白確定”。

三二．很明白的，突尼西亞政府一直到最後一分鐘，始終耐心地、一貫地欲以友好的諒解來解決當前法突間的糾紛。

三三．可是，一切事情連和解在內都有個限度，超過了這限度，不僅我們的主權，並且我們作為自由人民的尊嚴也將受損害，我們不能受進一步的屈辱了。

三四．另外有一件是我們更不能容忍的事，便是把我們當作一羣未成熟人民看待，以高傲的神氣，不同程度的誠意，向我們進忠告，叫我們要明智，要接受國際良好行為的規範。我們再不能容忍那種使 Mr. Georges-Picot 說法蘭西給突尼西亞獨立即表示對它有信心一類話的訓誡態度了。將一羣人民所固有的、但被剝奪去幾達一世紀之久的獨立和自由權利歸還給這羣人民，並不是慷慨的表徵。訓誡態度對於十九世紀裏發明殖民主義並把殖民主義施於亞非兩洲的征服者可能是一項好主意，但時至今日，這態度必須拋棄，因為現代世界裏所有國家無分大小在法律前均屬平等，不允許再有任何優越感的存在了。

三五．我們與法蘭西的爭端不是關於領土的佔有，或一項不重要問題的解決。它是與我們能否以獨立主權國資格繼續存在攸關的問題。這個爭端萬一不幸而淪為武力的較量，我們深深知道我們沒有和法蘭西相等的資源，我們的經濟和軍事潛力決非法國的對手，甚至不能與它抗衡。在我們這一邊祇有正義與憲章的原則，我們唯一的力量是一個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維護其主權和正義的小國所有的不可搖動的信念。我們的希望在於此刻請求理事會給予我們的援助和支撐。

三六．我們懷着信心等候理事會的決定。

三七．Mr. GEORGES-PICOT（法蘭西）：我此刻不擬詳細答覆上次會議裏的言論和今天我們聽到的言論，因為我有一個提案要提出，這個提案如獲通過，將使現階段我這方面的詳細答覆成為無意義之舉了。可是在提出我的提案之前，我想極簡單地講一講幾點一般性的意見。

三八．突尼西亞代表曾告訴我們幾個新聞記者所作關於某幾項事件的調查結論。依我們的意見，他們的結論不足憑，因為他們祇聽了一面之詞。法國曾屢

次提議設置法突調查委員會，如可能，請一中立者擔任主席，去調查這些事件並公佈結論。因這提議為突尼西亞所拒絕，故任何調查結論都不是我們認為可接受的。

三九．突尼西亞代表說我曾說過法國相信要是沒有突尼西亞給予阿爾及利亞叛徒的援助，那裏的戰爭到現在已經結束了。這不是我所說的話的原意，我是被誤解了。我說的是那些事件——即突尼西亞認為侵犯其領空主權的邊境事件——是突尼西亞給予阿爾及利亞叛徒的援助所挑起的，是這種援助的後果。關於這一點我要引一句反映我們祖先智慧的法律格言：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這些事件的大多數情形就是如此。

四〇．同樣，我也不會說這個現狀即今年二月採取的措施是造成當今一些事件的原因。我說的是這些事件乃是現狀的變更所引起的。

四一．其次，我認為討論突尼西亞內法國軍隊的確切法律地位和為這事訂立的協定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我們可對這題目爭論不休，但我想突尼西亞自己也承認，法國軍隊祇在不受阻撓的情形下光榮的撤出突尼西亞。把法國軍隊封鎖在兵營裏，並以種種困擾的措施掣他們的肘，不會使這撤退成為更容易。

四二．再其次，我們並未說突尼西亞遲遲不肯訂立協議。我們的論點是每次法國欲和突尼西亞商訂一個協定時，總會發生一些事件，使磋商一無所成。不用我來強調，阻止法突達成協議是對某些份子有利的：從事阻撓者，就是這些人。

四三．突尼西亞代表在發言末尾講到訓誡態度。他聲稱法蘭西欲教訓突尼西亞。倘使我說的話給人這個印象，我很抱歉，但我想如果研究一下雙方的發言，將可證明在多數情形上教訓對方的並不是法蘭西。

四四．我認為繼續爭辯這些問題沒有意義，因為我即將提出的提案如獲通過，我們將儘可有機會在今後的會談內向對方講我們想要講的話。

四五．突尼西亞代表業已講到，自我們上次會議後，戴高樂將軍曾致書突尼西亞共和國鮑格巴總統如下：

“本人業已接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茲亟通知閣下，如蒙惠允，擬會同閣下解決貴我兩國間的糾紛並釐訂今後兩國間友好關係的條件。

“在我們能够如此做以前，我認為貴我兩國政府應當避免任何可能使當前情勢更趨嚴重的行動。我正在向各級法國當局頒佈此項意思的命令。簽名：戴高樂將軍。”

四六．突尼西亞元首是怎樣回答這個呼籲的呢？六月三日他說：

“爲了創造必需的條件以解決當前貴我兩國間的糾紛和恢復兩國間的友好關係起見，我們雙方務須各自明白表示其意向。”

四七．由於這正巧就是法蘭西政府的明顯願望，故還有什麼途徑比較繼續直接會談更能達到這個目的並明白確定法突兩方面的意向呢？

四八．戴高樂將軍已預先滿足了鮑格巴總統的願望，因爲他於六月二日下令 General Gambiez，要他在法國方面避免任何可能使當前情勢更趨嚴重的行動，且言明就軍隊來說務須暫時維持現狀，不管此舉需要法國方面多大的耐心。突尼西亞法國軍隊司令官頒佈的命令——我引這命令的文句——是“非遇到對方的攻擊足以嚴重危害軍事人員及設備的安全時，務須避免任何接觸。”

四九．因此，法蘭西政府欲避免事件和維持現狀的願望已很明白。據我看突尼西亞政府方面也懷同樣的願望，因爲鮑格巴總統致戴高樂將軍的函內亦說：

“本人欣然[...]通知閣下，我充分同情閣下亟欲避免任何可能使情勢更趨嚴重的行動的願望。突尼西亞各級當局現正遵守敝國政府一再頒發的命令。”

五〇．因這情形，任何人可確鑿相信法國方面誠意欲循友好磋商來謀解決——我再引戴高樂將軍的話——“當前貴我兩國間的糾紛並釐訂今後兩國間良好關係的條件”。

五一．因此，我敬向安全理事會提議，將此辯論展期兩星期，俾允許此項會談得以舉行。倘此提案獲得通過，我在本次會議裏不需再說其他話了。

五二．主席：發言名單已經完畢。那位理事還要發言？

五三．Mr. JAMALI (伊拉克)：我希望知道突尼西亞代表團對於法國代表提案的反應。

五四．主席 理事會已聽到法國代表團正式提議將關於本議程項目的討論展期兩星期。

五五．伊拉克代表詢問突尼西亞代表是否惠允將他對於這個提案的感想告訴理事會。我請突尼西亞代表發言。

五六．Mr. SLIM (突尼西亞)：突尼西亞代表團在原則上不反對法國代表的請求。可是爲避免誤會起見，我想應提醒理事會注意：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延會動議必須預定“復會日期或鐘點”。

五七．本人沒有資格參加投票，但既蒙垂詢，我就提出這層意見。爲遵守議事規則起見，理事會的決議應講明下次會議的日期。因此，如安全理事會同意，同時法蘭西代表亦不反對，最好能講明關於本議程項目的辯論展至六月十八日舉行。

五八．主席：如無異議，我就認定關於本議程項目的討論展期至六月十八日舉行。

決定如議。

五九．主席：作了這個決議之後，剩下來的，就是我要代表理事會預祝法突兩國間行將舉行的磋商獲得成功。

六〇．我極關切地注意到法國政府元首在致鮑格巴總統的信內特別擔允法國當局將阻止任何足以使情勢更趨嚴重的行動。我亦注意到鮑格巴總統已以欣然合作的精神表示響應。

六一．末了，我要對法蘭西代表和突尼西亞代表發言時有節制的態度表示感謝。他們都講得很有力、清楚，但是他們所作一切言論，都是出於對糾紛謀致友好解決的願望。

主席的聲明

六二．主席：我欲請理事會注意上次會議我們議決將關於黎巴嫩控訴的會議延期至六月五日星期四，即明天舉行。可是，我們未規定會議的鐘點。我提議我們明天午後三時開會。

決定如議。

午後四時十分散會